

資治通鑑

冊
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伯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二

起闕逢執徐六月盡疆圉
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
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
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
日射而亦翻道讀
曰導為于偽翻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

首當分見兵為五番

見賢
遍翻

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

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

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呼火天子所誅者元惡

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君雄挈其首出降考異曰張彭者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傑射羽檄入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鄭

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傑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三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首級

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梟斬楊師立傳首於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續寶運錄二月梓州觀察

使楊師立反敕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寶運錄事從

實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

北釘丁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呼火茲事行及汝

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

東川節度使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

至瑕丘敗之宋白曰春秋以郟子益來囚諸負瑕杜預注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漢爲瑕丘縣敗

補邁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丙午巢甥

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

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黃巢乾符三年起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 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尚讓

降徐州黃巢走至碭山路被諸軍趣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

奪却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二人首級降舊傳巢入長安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

讓之眾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感謂林言曰汝

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大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

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

節度使朱瑄有眾二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

瑄荀緣翻當作宣瑾

渠吝翻冠古玩翻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

窘

隕 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

敗補

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朱全忠反覆小人也兵勢單弱則與朱瑄為兄弟兵勢既彊則反眼

為仇敵必誅屠以快其志而後已如斯人可與共功名哉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

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

大玄樓成都羅城正南門

樓高駢之築成都羅城既訖功以周易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

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

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

播遷巴蜀他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

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復扶人爭

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

就刑神色肅然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和二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黃巢首級妻男今不取其年月

而取其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澠水敗補李

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治直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

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

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

不返古者授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實之臥內別為

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

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

號泣冤訴

號戶乃翻

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

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

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

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

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

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

度支糧餉

唐舊制諸鎮兵出境征討皆仰給度支帥讀曰率

上累遣楊復恭等諭

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

杜預曰殷盛也余謂殷衆也言方事之衆多也

姑存

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

之辯曲直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

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

麟州本屬振武節度

考異曰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誤也今從唐末見聞錄

又請以弟克脩為昭

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鎮澤潞爲一鎮邢洛磁爲一鎮

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

河東武宗會昌二年分河東雲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次年升爲都防禦使從之 九月己

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

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

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治直

之翻粗坐五翻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

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爲都統承制除官專見上卷

二年降戶江翻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爲援汴滑鄰道

而鐸於全忠有恩故欲依以爲援而全忠兵浸彊益驕倨鐸知不足恃

表請還朝朝直遙翻徙鐸爲義昌節度使鹿晏弘之去河

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上見

卷本年帥讀曰率及據興元以建等爲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

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

數引入臥內數所角翻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

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

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逃奔行

在誘音西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討棄城奔許州晏弘大將韓建王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本軍

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薄其賞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

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為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

月又云建等降重復上云賞薄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

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

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韓建傳

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

衆號隨駕五都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不

敢分其衆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又遣禁兵討晏弘棄興元走鹿晏興元未替年而棄之初宦者曹知愨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為堡自固

嵯峨山在京北雲陽縣北十五里

巢黨不敢近

近其

知愨數遣壯士變衣服

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

數所

賊驚以為鬼神

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

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愨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

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

曹知愨自言賊眾病於己之宵攻已無固志諸鎮大軍臨之因得成收復

京城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

歸者納之

從才

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令孜尤惡之

惡鳥

密以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

按光

年王行瑜斬朱玫三年始命為邠寧節度使此時蓋為邠寧將也

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

高攻之知愨不為備舉營盡燼令孜益驕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燼壹

橫戶子孟翻斷丁

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

將秦誥趙德諲將兵會之

課伊

共攻襄州陷之山南

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肯追滅黃巢欲養寇以自資自以襄陽為菟裘也而

地奪於趙德諱身死於田令孜之手玩寇而邀君果何益哉考異曰實錄光啓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弘引麾

下東出襄鄧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

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德諱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

均房廬壽復還許州鹿晏弘自許州從楊復光勤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宋白曰均州漢武當縣

地齊永明七年於今鄆鄉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自今鄆鄉城移延岑城今郡理是也隋改均州因均水為名

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鎮走晏弘遂據許州考

異曰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據其鎮又曰初晏弘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帥眾歸行在乃詔禁兵討之晏弘懼棄城歸鄉里

周岌聞其至遁去晏弘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後云遁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留後朝廷

不能討因以為忠武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

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去年以楊師立舉兵

敬瑄兼三川都指揮等使師立既死故辭之初黃巢轉掠福建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五年

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

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

有罪亡入溪洞巖擊敗之敗補鎰畏巖之逼表巖自

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

之治直吏翻 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鎰自

鎰薦己為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既逐鎰則鎰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

薦己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眾

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即授刺史按劉恕閩錄黃巢陷閩

越巖聚眾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左廂

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谿

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

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

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史言王鐸以承平之態處亂世

至於喪身七家誨盜誨淫自取之也從才用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

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

難乃日翻

是歲餘杭鎮

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潁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

敬堯逐其刺史汝陰漢縣唐帶潁州堯如招翻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為

刺史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

呂燁不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武當漢縣唐帶均州

江南漢江之南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

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剽匹妙翻尚

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

為前道道讀為導一讀如字以請為前道告諭為一告諭州人

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

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從才用翻江北軍望之

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

節度使葛佐奏辟為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呂燁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為刺史武定節度

使楊守中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益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燁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

傳云巨容以功上誤也今從薛史按若詔以行襲為均州刺

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

賦抄楚交翻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鳳翔節度使李昌

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

度使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實錄中和二年

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時黃巢雖平秦宗

權復熾復扶又翻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

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號張旺陷

汝鄭盧瑋攻汴宋自孫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後史概言之所至屠翦焚蕩殆

無孑遺旺之日翻子吉列翻毛萇曰子遺子然遺失也按子單也孤也無孑遺者言無孤單之遺餘也其殘暴

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以死尸實之以鹽以供

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

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

畏宗權為患

光啓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己卯

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

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荆南

也廣明元年朱敬玫募忠勇軍鄭紹業鎮荆南亦是年也事並見上卷橫戶孟翻遣大將申屠琮將

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

程君從聞之帥其眾奔朗州奔雷滿也帥讀曰率琮追擊之殺百

餘人自是琮復專軍政復扶又翻雷滿屢攻掠荆南儒重

賂以却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

自稱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

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上時掌翻峽巫峽也歸于岳州瓌

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中和二年陳儒代鄭

紹業至是而敗瓌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

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先悉朝廷遣中使

楊玄暉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嘗曝衣瓌見而欲之遣

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瓌惡牙將郭禹慄悍惡

路翻標匹妙翻悍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

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

其姓名禹先為次平詔陳儒降以為將更工衡翻按薛史成汭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為讎家所捕因落髮為僧冒姓郭氏

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

播為謀主南康漢南野縣地吳分南野置南安縣晉改為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脩五代

史曰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聚眾立光稠為

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

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秦

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

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

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

不能守也王緒之兵自此入閩為王潮兄弟割據之資秦宗權寇潁亳朱全

忠敗之於焦夷焦夷在亳州城父縣界按薛史梁紀龍德元年改亳州焦夷縣為夷父則焦夷時已為縣敗補

萬翻夷父當作城父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

荆棘滿城狐兔縱橫縱子容翻上淒然不樂樂音洛己巳赦天

下改元改元光啓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

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

僭稱帝號實錄明年襄王即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詔以武

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

之疆惡烏路翻考異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武節度使王

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為于偽翻又河北諸

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恆山以東

同相吏翻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

本燕南界中山本屬趙國故曰燕趙之餘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

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說式芮翻可舉遣其將李全

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

名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

立等將兵救之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

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

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

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

不能贍調徒弔翻度徒洛翻華戶化翻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

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

權之宋白曰兩池鹽務舊隸度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置權鹽使解戶買翻權訖岳翻

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天子幸蜀內外百司各失其官守王重榮

竊據河中得專鹽池之利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

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唐會要元和十五年改河北稅

鹽使為權鹽使其後復失河北止於安邑解縣兩池置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

訴不已論盧昆翻說也辯也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

遣親信覘藩鎮覘丑廉翻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

匡祐使河中使疏吏翻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

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數所具翻責其無禮監軍為

講解為于偽翻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

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

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

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為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闕張

本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敗補

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復扶又拔新城邁翻

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

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造七盧龍

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

李全忠走加陝號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李

全忠既喪師喪息恐獲罪收餘眾還襲幽州六月李

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乾符二年李茂勳得幽全忠

自為留後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

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

九域志澠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秋七月以李

全忠為盧龍留後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

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言齊是非一功

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

復懷西顧之計乎復扶又翻下同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

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

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宋白曰萬州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胸臆縣地後魏分胸臆之

地置安鄉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川郡兼立南州唐置蒲州真觀初改萬州以舊萬川郡為稱考異曰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邁等

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寶運錄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

藩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敕貶濬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當為二十二日今從實錄滄州

軍亂逐節度使楊全孜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全孜

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保鑾神策五十四都之一

也以彥威為德州刺史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

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卷讀曰捲城中寂無雞犬李罕

之復引其眾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城大難守且無居人故築

壘以自保聚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見上卷中和三年為田令孜

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古數令

孜十罪數所具翻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

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

離易定幽鎮兵謂李可舉王鎔之兵離力智翻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

不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道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八月處存引軍

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統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榮之

巡屬冀晉大夫冀芮之後以采邑為姓還從宜翻又如字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

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

忠信既而衆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

之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

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犇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

詔以犇為蔡州節度使犇德朱全忠之援自中和二年以來黃巢攻

陳州後為秦宗權所攻逼惟倚朱全忠為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

立至

調力釣翻奉全忠者趙孽也
也覺梁祚者趙孽子孫也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

少

少詩
詔翻

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

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

崎上奇翻
嶇音區

緒召潮等責之曰

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

也三子曰

王潮兄弟
三人從緒

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

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

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

先悉
薦翻

將士皆

為之請乃捨之

為于偽翻下
竊為為之同

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

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

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

行全緒妹
夫也故云

然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

冠古玩翻
吳置東安

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
泉州九域志南安在州西一十二里

王潮說其前鋒將曰

說式
芮翻

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為羣盜

謂棄光壽
而入閩也

資治通鑑

二百五十六

唐紀

僖宗惠聖皇帝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

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子特貌子須眉若神騎

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竊為于前鋒將執

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

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挺劍拔劍也就馬上擒之反

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為王潮所囚按新書王潮傳縛王緒者即

劉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本之路振九國志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

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

先之先悉相推讓數四推吐卒奉潮為將軍卒子緒

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

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沙縣屬汀

州九域志在南劍州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縣古南平餘泉州

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廖力救翻今俗音力弔翻姓也帥耆

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帥讀曰率將即亮翻潮乃引兵圍

泉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

指揮制置等使唐分三川各自為一鎮峽內諸州歸峽屬荆南節度今陳敬瑄皆指揮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

蔡軍圍荆南蔡軍秦宗權所遣秦宗言之軍也馬步使趙匡謀奉前

節度使陳儒以出是年正月張瓌囚陳儒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

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九域志汴州浚儀縣

有八角鎮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攻李昌符每連衡

入觀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略不祐太祖黨庇逆温太祖勃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見

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

無辜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攻輩即報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

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東出關二兇必傳吾城下不若先滅一兇去其君側歐陽脩五代史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

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疎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

紀年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朱全忠攻克用於上源驛朝廷不能治其罪故

克用以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

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

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易以

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

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

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

保無驚擾近其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

上遣使者諭釋釋解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

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數所角翻積子賜翻或刺殺近

侍刺七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

致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三萬

人刺七亦翻按是時言首領分裂如麟如延以一州為一鎮使掃

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令致傳云令重

榮帥玫等兵三萬壁沙苑今從實錄

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
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
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玫
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

昌符大敗

考異曰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玫攻帝和之不從
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取焉令玫用

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玫計窮乃劫帝夜啓開遠門
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
玫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按令玫奉車駕
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為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錄六月
令玫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一月
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玫朱玫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敗
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
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庇朱溫請自渭北
討之亦不言其附令玫攻河中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
二月太祖度河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
矣疑實錄遺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今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

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玫奉天

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

開遠門長安城西
面北來第一門

初黃巢焚長

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

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自中和三年黃巢東走王徽即補葺長安宮室葺七入翻至

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復扶是歲賜河中軍

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皮光業見

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入戍於海文因正日

酌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

郁自常孰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親執牌印於

戟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郁以正旦殺安

慰軍將耳非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

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

楊復恭為樞密使田令孜攢斥楊復恭戊子令孜請上幸

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行宮也劫上幸寶

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從才宰相朝臣皆不知

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環衛

近臣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

聞之步追乘輿

乘繩證翻

出城十

餘里得人所遺馬

遺馬棄而不及收者

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

獨追及上於寶雞

九域志寶雞縣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

明日乃有太子少

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

杜審權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三

年緯幾之孫也

孔幾見憲宗紀

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

鄠音九

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

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盤屋

九

志盤屋在鳳翔東南二百里音舟室

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

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

令孜弄權再致播遷

帝始焉避黃巢而奔蜀今又避并蒲之兵而出再致播遷其禍皆本於田令孜弄權

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

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

松年至鳳翔

唐末藩鎮遣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玫遣之奏事行在所故曰奏事判官以別於

尋常奏事官蕭遘為相天子播越而不扈從惡得無罪

遣召朱玫亟迎車駕

朱玫尋有異圖蕭遘

既不能制又不能死為法受惡基於此矣癸巳致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

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致在土側不欲往

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趣讀曰促皆辭以無

袍笏緯召三院御史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焉三

曰察院監察御史屬焉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

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

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

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

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

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敗補遺翻田令

致奉上發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為後拒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

西南亦曰靈壁蘇軾曰鳳翔府寶雞縣武城鎮卽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置感義軍於

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為武

興藩王楊氏之國魏滅楊氏為武興鎮尋改東益州唐為興州今州城即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後魏為仇池鎮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為鳳州以西界有鳳凰山而名

救翻縱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子容翻

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考異曰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

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號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為清道斬斫使戍成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

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

登大散嶺從才用翻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西南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

摧折折而設翻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

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枕之醜翻覺居效翻解御袍賜建曰以

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

軍潰攻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愠肅宗之立孫也

愠肅宗子襄王愠之曾孫音於云翻又於問翻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據愠傳遵塗驛

在石鼻亦謂之石鼻驛為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

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復扶又翻 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為守太傅兼侍中 考

異曰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不為真相按新傳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 朱

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

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 邠軍朱玫之軍

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

歸朱玫 石君涉黨於邠岐車駕猝至故棄鎮而逃 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

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

結宦官得為相 昭度為相見一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 澈師知玄鄙澈所為

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

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 節度使既逃故監軍自迎

車駕後魏分漢沔陽縣置蟠冢縣隋大業初改曰西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一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盡江城宋

於此城僑立華陽郡後魏置蟠冢縣隋大業二年改為西縣 丙申車駕至興元 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

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攻
將陸跌師瑀逼行在破楊晟於潘氏庚申陷號縣三月甲午僖宗將
移幸梁洋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
駕南引四月庚申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庚
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孜聞邠軍至奉帝入散關三月丙申
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即丙申也實錄正
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月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月戊子
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諸書月日不同如此
若依新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紀事
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僖宗以棧道燒絕
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之久至於留寶雞八十日必無此理
今從新舊紀

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

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鳳州鋌音蟬敗補萬翻

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

國用調徒鈞翻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

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

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

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晉暉

內三泉山為名九域志在府西南二百一十里帥讀曰率

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

從駕五都王建以一都戍三泉暉造以四

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成固縣西北太白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所謂朝發南鄭夕宿黑水者也

修棧道以通

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

去羌呂翻下同遂州

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

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

殺之

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又極

忠孝若在王司徒不過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果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獲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

二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

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

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

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

勤王之功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

楊復光實預有之田令孜以其出於北司眩惑人主以為己榮

鎮召亂生禍

墮讀曰曠言田令致易置王重榮以召亂

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

言邁召玫使迎車駕

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

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闍寺之手哉李

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邁曰主上踐阼

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玫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

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玫陳兵帳

前迫脅以行不容俟且罪皆在令玫人誰不知足下

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

所難邁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

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煜權監

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

於石鼻驛玫使蕭邁爲冊文邁辭以文思荒落

思相吏翻

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煜受冊玫

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

考異曰實錄政自補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政自加侍中蓋唐

未著小說者謂平章事或侍中為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

帥百官奉煜還京師

事至此

蕭遘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帥讀曰率

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

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

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上之出長安百官不扈從而奔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

田令

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

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為

西川監軍舊傳云令孜懼引楊復恭代己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彭之說

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覺賈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規與敬瑄為巢窟今從之往依

陳敬瑄

為敬瑄令孜併命張本

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

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

忠州刺史

王建等歸田令孜見上中和四年十一月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

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

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

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

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

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

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絕望矣其得還者幸也

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

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為不復咨稟復扶又翻駢頗

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

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

杞曰此固為晚矣言駢早不知覺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

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

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己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孟德曹操字也鄭杞蓋勸用之圖駢明日

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杞瑾謀見

下卷光蕭遘稱疾歸永樂按新書遘弟蘧為永樂令遘往從之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初置宋

白曰永樂縣本漢河北縣地周武帝武成二年改為永樂保初鳳

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

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與元詔加昌符

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

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沒于吐蕃宣宗復河感義節度使楊

晟戰數却數所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

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之往從官衛士皆乏食才從

翻用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

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事見上卷復恭其兄也

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

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

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

我

蓋古蓋翻說式芮翻寓言上之播越由克用與王重榮兵逼京城為天下之所歸咎

今不誅玫黜

李煜無以自湔洗

湔則前翻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劉崇

望齋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

等言云云太祖潘偽詔械其使馳檄諭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殺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贅疣名汗

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虜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士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

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驥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焚惑藩鎮凌弱廟朝云云按舊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煜未即位改元偽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

襄王之亂僖宗駐蹕梁洋襄王遂下偽命以檢校太傅令邸吏左環
賈所授偽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事以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
赦之遂令焚毀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克用從之燔詔書

囚使者移檄鄰道稱攻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

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蔚紆勿翻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敗補邁翻癸

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 六月以扈蹕

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扈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

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

本姓訾名亮訾即移翻漢書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

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更工衡翻李克用遣使奉表稱

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

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先悉薦翻人情恟懼表

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

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

事寧漢以京北馮翊扶風為三輔唐京畿之地是也別有進止衡州刺史周岳

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

共守淮西將秦宗權將也皓遂殺勗中和元年閔勗據潭州至是而敗岳攻拔州城

擒皓殺之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

考異曰新紀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皮氏見聞錄逐張郁郁奔海陵是年正月張郁陷常州

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

戶兵三萬人●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

晏弘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亡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

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

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

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更名欽化軍曰武安湖南

觀察升欽化軍見上卷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八

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

潮拔泉州殺廖彥若 去年八月王潮圍泉州至是乃拔之 考異曰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

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作劉恐誤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

州境遣使降之 使疏吏翻 降戶江翻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

有智略 沈持 林翻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

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

攻大唐峯李鋌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

破之復取興州 復扶 又翻進守萬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

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

沙河 九域志洛州武安縣有固鎮鎮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長

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瓌等勸進於襄王煜 瓌其 於翻冬十

月煜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 異曰考

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鏐曰

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趨七鑿山喻翻

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鎮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餘里自

此南踰山出小江沿剡溪而東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帥

日率降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感化牙

戶江翻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徐州本號武寧軍自咸通罷節鎮之後尋

復節鎮改為感化軍中間有書武寧者誤也聚眾三百走度江

是後時溥既死朱梁始復徐州為武寧軍

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

自號天成軍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

全義立爽子仲方為留後全義臨濮人也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

濮縣屬濮州九域志在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考異

州南六十里濮博木翻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鎔出兵二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羹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据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

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

昌除浙東前据范坳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

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

之小校張驍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

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

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

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

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

考異曰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

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猶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

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

義成留後

義成自此屬朱全忠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西解

川監軍使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

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

度使賞之

以朱玫職任授之也難乃日翻

王行瑜戰數敗

屢為李鏐滿存等所破數所角

翻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

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

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此諸軍所以於玫方視事聞

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

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

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

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帥讀王重榮詐為

迎奉執煜殺之襄王煜自監國至囚澈昌圖百官死者

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廣

元年劉漢宏得浙東至是而亡考異曰十國紀年十二

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為錢鏐以

張本王重榮函襄王煜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

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煜

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

辟君為之素服不舉

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者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二宥之有司不對

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為于為翻今

焜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

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殷

見一百四十二卷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

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為罕之所敗

敗補邁翻下同經

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鞏

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域志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

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

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

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成蔡州拒

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

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風俗傳

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九域志及秦宗權叛儒等皆

屬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璠字袁翻儒

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廣明元年諸葛爽得河陽及子而敗儒

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初長安人張佶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為人

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

曰秦公剛鷲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

方自危遂與佶善佶其吉翻惡烏路翻為劉建鋒張佶協力取湖南張本壽州刺

史張翽考異曰妖亂志作張敖吳錄作張激今從十國紀年遣其將魏虔將萬人

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頽李神福張訓

拒之敗虔于褚城敗補邁翻滁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

陶雅奔廬州中和四年行愍使雅取舒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更工

衡翻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考

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虜克讓今從舊傳自稱留後瑾將襲克州求昏於克讓

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

竊發逐克讓而代之迎魚敬翻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

使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中和四年路審中據鄂州

帥所類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

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湘陰漢羅

縣地宋分置湘陰縣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復扶又翻秦宗言圍

荆南二年去年九月圍荆南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

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宗

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

以朱玫之官賞之難乃日翻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據舊紀以洋州

為武定節鎮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

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為浙

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

倍於朱全忠而數為所敗取之數所角翻 敗補邁翻欲悉力以攻

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

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 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期以初

夏而還薛居正五代史曰使朱珍募兵於東 道懼蔡人暴其麥期以夏首迴歸 戊辰削奪三

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

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敕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色配 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彭

耆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 啓承旨似先大夫為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

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跣一足偃臥磻石上田軍容在後 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

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 僖宗皇帝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

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弘寬有斷眾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問 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

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致傳取之据實錄令致光啓二年為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前自為楊復恭所攢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致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据張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

考

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從之 二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

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東四十里按舊書帝紀河中械送偽宰相裴澈鄭

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于永樂縣與此不同

時朝士受煊官者甚衆

法司皆處以極法

法司謂刑部處昌昌呂翻

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

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

京雖不治前過

前過謂與朱致迫逐乘輿也治直之翻

恩賞必疎乃以宮室

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讜罷

為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

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

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

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

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

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

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下同攻府舍而

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

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

恐四月奏到耳吳越備史二月壬辰新紀癸巳今從之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

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為錢鏐誅薛朗張本寶先兼租庸副

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敗

列牙受賀遣使饋以壘粉駢與寶為仇故幸其敗為仇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壘子西

翻細切為壘碎礪為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

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餒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為之

寥落災異數見駢悉以為周寶當之史言高駢陷於死而不悟為于偽翻數

所角翻見賢遍翻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

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建懼為守亮所殺故不敢往前龍

州司倉周庠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

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說式芮翻下同難乃日翻公勇

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

之地利州古葭萌之地世傳古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

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

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

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又東南過閬中閬州

東川巡屬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

酋慈由翻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

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種章勇翻

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

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綦毋姓也母音無建從

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汝穎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初

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

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數所角翻遺唯季翻饋以軍

食建由是不犯東川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力未及耳觀後顧彥暉之事可見已初周

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為下

卷徐約逐張雄始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之...

...

...

...

...

...

...

...

...

...

...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三

起疆圍協洽四月盡著
雍涪難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

異曰考

吳越備史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
天長遂歸高駢駢用為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壻楊茂實為蘇州刺
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据實錄寶以其壻為蘇州刺史朝廷已
除趙載代之張雄據蘇州必在載後備史恐誤今從新紀傳

衆逃入海

此句上更有一雄字文意乃足張
雄據蘇州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

高駢聞秦宗

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

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

降將常自危畢師鐸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師鐸有美妾

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

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

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

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

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考異曰十國紀年張

劍今欲別於前蘇州刺史張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

受誅漢書專籍籍如此顏師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

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語牛倨翻師鐸疑

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惡烏欲使師鐸

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帥讀密使人給

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比毗至翻近也襄王熅加駢欲

中書令故稱令公給徒亥翻

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委曲張尚書謂神劍宜

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使司謂淮南節度使司翁

胡不言以婚姻呼之為翁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

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

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

使鄭漢章我鄉人按新書高駢傳駢置淮寧軍於淮口畢師鐸鄭漢章皆宛甸人昔歸順時

副將也謂去黃巢歸高駢時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

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

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

詰極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

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

得嶺南節度復不行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或云謀竊據此土使

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啗此數賊

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曰淮海惟揚州漢章喜遂命取酒

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

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

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劍為都指揮使神劍以

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

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

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

可復相違復扶又翻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

庚戌訶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訶翻正翻又火迴翻呂用之匿

之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

馬千匹時王敬武鎮淄青朱珍以他鎮之將來募兵既不能制又為所襲蓋羣盜並縱橫力強者勝莫適為主故也辛亥

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

其將張晁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郊謂汴州城北郊原之地即赤岡也據舊史板橋

在汴州城西

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

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

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

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

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

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陝失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

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

誘音酉

師鐸兵少却用

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

斷丁管翻塞悉則翻

延和閣駢所起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

聞誼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

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

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

處昌呂翻

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

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妾

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

周侍中謂周寶也事見上卷本年

言

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懔而退

懔亦慙也音懔

師鐸退屯山光

寺

山光寺在廣陵城北

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

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

城之日迎彥為帥

帥所類翻

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

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

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

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

復扶又翻

君可選一温信

大將

温柔和也信誠實不妄言者也

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

分

號昌呂呂翻按書及春秋分器記曲禮分毋求多漢書分職分部用並音扶問翻則處之分亦當同音今人讀為分判之分誤也

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

副使許戡齎駢委曲

委曲即駢手札也

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

勞師鐸

勞力到翻

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

之姦惡披泄積憤

披開也分也
決壅爲泄

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

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

卯師鐸射書入城

射而亦翻

用之不發卽焚之丁巳用之

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

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

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

復入此

復扶又翻

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

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

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

丁壯

索山客翻

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

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

其地

數所角翻

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

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鏐

鏐逆各翻

以師鐸幼子及

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

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

子為質質音致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

院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

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

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甲子羅城西南隅守

者焚戰格以應師鐸戰格列木為之漢人謂之篋格今謂之排杖師鐸毀其城

以內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帥讀曰率師

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

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

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

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

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

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高駢置左

見二百五十四入見駢說之曰說式師鐸逆黨不多請令

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及此言及此時也從才用翻夜自教場門出

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比必利翻及也然後發諸鎮兵還取

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

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楚靈王有言大福不再祇取辱

耳高駢蓋知行留皆禍故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張雄

州逃入海又自海沂江而上至揚州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

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

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使疏吏翻丁卯駢牒請解所任

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

趣讀或說師鐸曰說式僕射鄉者舉兵蓋以用之輩茲

邪暴橫橫戶孟翻高令公坐自聾聵不能區理區分別也故

順衆心爲一方去害

去羌呂翻

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

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揔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

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

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

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

悛丑緣翻改也

乃机

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

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

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

廬州楊行密壽州張

期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

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

司空

亟紀力翻急也

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粗坐

五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

翻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

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復扶又翻戊辰駢遷家出居

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

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新書

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按駢乾符末始自浙西徙淮南中和二年罷兵權利權貢獻始絕矣煨烏回

翻燼餘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

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復扶又翻下同自城陷諸軍大掠不

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

先為鹽鐵使乾符六年駢為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貢奉貨財在

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天郊

及御樓肆赦大軍皆立仗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

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于閭閻

張陳寢處其中供居用翻張知亮翻張陳同鏤即豆翻處昌呂翻庚午獲諸葛殷

杖殺之弃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抉於決翻斷都管翻下斷手同

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

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海陵監堯旒權寧鹽杞至海陵

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高霸時為海陵鎮遏使霸獲其書杖杞

背斷手足劊目截舌然後斬之蔡將盧塘屯于萬

勝萬勝鎮在中牟縣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薛史梁紀曰盧塘於圃田北夾

亦曰萬勝寨在圃田北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異曰考

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按長於是蔡兵皆徙就張咥屯

於赤岡赤岡在汴城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

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辛未

高駢密以金遺守者駢冀守者恩之因以求出遺唯季翻畢師鐸聞之壬

午復迎駢入道院道院高駢所起以迎神仙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

人同幽之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沂江屯

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雄馮弘鐸由此得據昇州帥讀曰率畢

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

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

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者合集為參會說式芮

翻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日趣讀

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復扶

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三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効駢強之既行果為端所敗及歸和

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州也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

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眾攻之帥讀旬

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

之為用之為行密所誅張本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晁大破之秦宗

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宗權引兵會晁以擊全忠張神劍求

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

其眾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

貽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

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曲溪劉金曲溪屯將也

行

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朱全

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

二年朱全忠并義成軍徵其兵以擊蔡人

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

孝村大破之

邊孝村在汴州北郊

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

追之至陽武橋而還

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還從宜翻又如字

全忠

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

號者聞宗權敗皆奔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

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

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

益知鄭州事

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

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九域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鎮浙江靜江二都蓋分

屯杭州城外沿江一帶自定山下至海門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

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

半歛書涉翻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

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鏗為宣歙觀察

使鏗戶育翻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

守之帥讀曰率下同秦彥閉城自守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璋等守諸門按寇至城

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

立天威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

歐歐烏口翻擊也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

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復扶又翻守

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九城

志鳳翔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

家於軍中難乃日翻質音致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

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

茂貞李茂貞時領武定節宿衛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

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

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被皮義翻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

逃於別墅墅承與翻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號節度

使王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號

留後珙居勇翻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舊書帝紀云常行儒殺王重榮推重榮兄

重盈盈為兵馬留後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

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

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宣州軍秦彥兵也壬戌亳州將謝殷

逐其刺史宋哀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

於澤州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逼近河陽全義尋退屯澤州也舊書帝紀云李罕

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與之收合餘眾罕之據河陽全義

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

州刺史將騎助之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奔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為澤州刺

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

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非七月也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

尹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

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初東都經黃巢之亂

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

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

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

城在二城之中間故謂之

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

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

將即亮翻

使詣十八縣

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

縣在城中其外偃師鞏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瀍池福昌長水永寧壽安密河清潁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

惟殺人

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

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陳讀曰陣數年之後都城

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

曠土蔚音鬱不耕之土曰曠土曠空也其勝兵者勝音升大縣至七千人小

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治直之翻全義明察

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

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勞力到翻有蠶麥善收者蠶四伏無

病而成繭麥就實黃熟而豐厚為善收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

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喜許記翻伎渠綺翻見之未嘗笑獨

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

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

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

蓄積比毗至翻又毗必翻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史究言張全義治河南之績效杜

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晳于陽羨敗補邁翻晳于放翻陽羨漢古縣晉立義興郡隋廢

郡并陽羨為義興縣唐武德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改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州西南百二十里

秋七月

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

帥讀

日率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

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畋據岐兄弟七年而滅

朱全忠引

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斬之

是年六月謝殷殺刺史據亳州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為李茂貞以岐兵跋扈張

本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克鄆

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

朱瑄兄弟救汴州破蔡兵

攻之無名乃誣

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

考異曰編遺錄八月丙

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為

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覲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既多上察之且

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瑄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

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瑄納汴亡命移書讓瑄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

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眾十倍蓋翔為温畫策詐令軍士叛歸瑄以為豐端也

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

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劉橋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按薛

史戰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

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

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此等告身蓋高駢為諸道

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買食買音茂以

物易物 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通犀帶通天犀帶也陸佃埤雅曰犀形似水牛大腹庫脚脚有三蹄

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糯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

其裏白星徽端世云犀望星而徹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

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即自理之王粲遊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

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文或如桑

棋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文螺犀文旋特犀文細枯犀文大而勻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

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同丁卯彥悉

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

西延袤數里楊行密軍於楊子蓋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陳讀曰陣下同袁音茂軍勢甚盛

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

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

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

爲公破之保爲于偽翻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麩米

於一寨麩音牟小麥也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

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

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

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

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戶部

侍郎判度支張濬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駢在

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

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於厭

涉翻又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

仙言於彥曰楊州分野極災分扶必有一大人死自

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

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瘞於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

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帥讀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

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范漢

屬濮州九域志擒斬之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

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

海陵張神劍高霸各奔歸舊屯之地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

鄆珍進兵攻鄆九域志濮州東至鄆州一百八十里瑄使裕詐遺珍書遺唯

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

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以其

屬郭詞為刺史 甲寅立皇子陞為益王 杜稜等

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光啓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敗 考異曰實錄五月鏐攻常州

丁從實投高霸吳越備史在十月新紀十月甲寅陷常州今從之 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橐

鞬具部將禮郊迎之杭州本鎮海巡屬故鏐以部將禮迎寶屬音之欲翻橐音羔鞬其言翻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

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

堇泥為餅食之堇居隱翻堇泥黏土也 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

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

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嘖蹙而已攢眉為蹙皺頰為蹙 外圍益急

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懣音悶 相對抱膝終日悄然悄七小反

詩曰憂心悄悄 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欲引還廬州 己巳夜大

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

壕

帥讀曰率下同

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

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

罰輕重皆取決焉

先悉薦翻陳讀曰陣

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

取濟

復扶又翻

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

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

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

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

品之門十六一品及京北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

州之門各十設戟于門故謂之戟門

韓問聞之赴井死

梁纘韓問一體之人纘既誅問知不免於罪故赴井

而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

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

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米也

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

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

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從才用翻十

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楊行密之攻廣陵

也寨于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難以他圖也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

蔡人所得重直用翻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

江趣宣州秦彥欲還趣舊治趣七喻翻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

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

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

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坐徂臥翻宗衡將安仁義降

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陽因入秦宗權

軍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楊行密起於合肥一時諸將田頵為

冠一日得安仁義列於頵上卒收其力用史言其知人善任儒分兵掠鄰州未幾眾至數

萬孫儒未即攻廣陵先掠鄰州以益其眾幾居豈翻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

郵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

勇略功名略相當陳讀曰陣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

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

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立暉召珍

以漢賓代總其衆漢賓當作唐賓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

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朱珍未易

輕取易以歧翻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

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

奔大梁珍亦奔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

遣還濮州為珍殺唐賓張本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

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

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李

振之徒何顯成敗之數哉薛史翔傳曰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往依之發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為賤刺

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不知書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召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賊相拒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

之晚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温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温大悅自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薛史謀

百人逃歸揚州帥讀曰率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

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

夕盡阮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張神劍反覆於呂畢之間而死於楊行密之手挾狡

用數者有時而窮也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

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

是數萬戶弃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

與弟晔姓于放翻部將余繞山史紹曰風俗通余姓秦由余之後前常州刺史

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晔約爲兄弟甘言

以安其心置其將卒於法雲寺今揚州城中江都縣廡之西有法雲寺然非其舊也己亥

秦宗權陷鄭州宗權既弃鄭州今復攻陷之朝廷以淮南久亂閏

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為朱全忠與楊行密

爭淮南張本 考異曰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

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使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

賊告朱全忠在十月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錄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

惡鳥

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

令孜養建為子見上卷中和四年

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

楊興元謂楊守亮事見上

卷二

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

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

令孜先為神策十軍觀軍容使待建同父

子故稱之當往省之

省悉景翻

因見陳太師

帝之自成都東還也陳敬瑄進檢校太師故稱之

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

顧彥朗治

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

帥讀曰率

與從子宗鑑

從才用翻鑄火外翻

假子

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郢

燕於賢翻

宗弼

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

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
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

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綿竹漢縣

江左置晉熙郡隋廢郡為李水縣大業三年改曰綿竹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二里敗補邁翻下同遂拔漢州

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九域志成都府成都縣有

蠶此鎮句古侯翻又古侯翻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

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重直用翻進退無

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

髮羅拜成都南門樓即大玄樓也樓前有清遠橋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

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

成都考異曰始建宿衛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二年四月己出為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實錄新紀皆云以壁州刺

史攻成都誤也張彭者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

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臥蹶於泥

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
 信於人衆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
 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頻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
 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
 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此是軍容
 計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與王
 氏相敵欲遮其反各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
 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
 鬪數合已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堤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
 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
 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
 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郊郊當作交乃各
 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
 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為恥為之隱
 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
 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
 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彭錦里
 耆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邛州
 壁記皆當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
 命伐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屬丞相以
 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僖宗紀光啓三年十
 二月東川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
 朝詔中使諭之唐年補錄光啓三年十二月以四川陳敬瑄東川顧
 彥朗相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與唐莊宗功臣列傳唐烈祖實錄五
 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
 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

表敬瑄叛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永平節度使據長歷是
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始
至成都吳融据昭度受招討使歲月故云作噩之年伐蜀是歲乃昭
宗即位之明年章公鎮蜀在前一年蓋融誤以伐蜀為鎮蜀耳舊紀
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
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為招討使皆
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陷成
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彭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
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為差
繆張彭自言年僅八十追記為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為耆舊傳故其
敘事鄙俚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
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項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
鹿頭關張頭來拒戰敗之按光啓二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
漢州刺史顧彥暉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朗即以
彥暉為刺史新紀實錄
皆誤今從十國紀年

難於朝難乃日翻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

諭之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

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

今處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

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高霸之死猶張神劍之死

也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

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晁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

用之之在天長也是年五月用之歸行密於天長給楊行密曰用之有

銀五萬錠錠徒鼎翻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

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

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頽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

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道書以正月十五為中元七月十五為中

元十月十五為下元黃籙大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乘其入

靜道家所謂入靜即禪家入定而稍異入靜者靜處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靜慮無思無營冀以接天神縊殺之聲

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帥讀日率

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剗割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

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釘丁定翻袁

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

蔡賊謂孫儒也復扶又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

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孫端所遣助楊行密者今遣還乙卯又命

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為蔡儔背

楊行密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周寶

敗見上卷本年上元縣近京口故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

臺城而居之隋之平陳也悉毀建康臺城平蕩耕狼黃於石頭城置蔣州唐廢蔣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啓二年復置昇

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堙廢久矣治直之翻服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不與通

問雄沂江而上上時暉以兵塞其中流塞悉則翻雄怒戊午

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為其下所殺餘衆降雄

悉阮之是年夏張雄遣趙暉入據上元今忿其拒己而阮其降者降戶江翻朱全忠遣內客

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致閏月之朝命也以行密為淮南

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

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

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

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

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自此以後豈特徐汴

構怨哉朱全忠以得朝命遂與楊行密爭淮南再交兵而再不得志然後息心耳璠孚袁翻十一月考異日長曆

閏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己巳朔新舊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是亦以十一月為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

亦閏十一月淮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二月後有閏月實錄閏十二月庚子朔今不取癸巳秦宗權所署

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

王建肇守城而去光啓元年張瓌據荆南至是而敗新書城陷瓌至江陵密斷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與此異遺民纔數百家 饒州刺史

陳儒陷衢州按路振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域志饒州東南至衢州七百二十九里宋白曰衢州春秋越西鄙之地

晉為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

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

縣置衢州先有洪水派山為三道因曰三衢州以是名 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帥

類翻地名解蘄州以水隈多蘄菜因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所

考異曰吳越備史寶病卒實錄錫迎至郡氣卒於樟亭驛新紀十月丁卯錫殺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錫殺之新傳云錫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 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

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光啓三年

劉浩逐周寶而奉薛朗至是而敗又自是而後楊行密孫儒之兵迭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荒其存者什無一二矣 考異曰吳越備

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文德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鄭漢章彥等之歸宗衡也其眾猶二千餘人其後稍

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

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張守一

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復扶又翻為于僞翻合音

閣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守一之死宜哉嗜利而招權弗可改也

已 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陳亳二州朱全忠遣朱

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四

面行營都統代時溥

考異曰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為蔡州都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鎮

其事奏聞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丙戌因

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為蔡州都統月日尤誤今從編遺錄新紀諸鎮兵皆受全忠節

度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

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

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

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徐軍謂時溥軍全忠乃

止 丙寅錢鏐斬薛朗考異曰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

備史剖其心以祭周寶薛朗逐周寶見上卷上年以阮結為潤州制置

使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乙亥

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

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

法發六州民六州魏博具相瀘衛築羅城方八十里羅城魏州羅城也人苦

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事見上卷魏人皆惡

之惡鳥路翻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

兵疑之籍籍不安魏博牙兵始於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將

即亮翻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為相州

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

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為僧中和三年樂彥禎得魏博至是而敗考異曰

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錄彥禎懼自求避位退居龍興寺軍衆迫令為僧舊紀魏博兵亂逐彥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錄衆推

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珩皮變翻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

文珩不出戰衆復殺之復扶又翻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

留後事先是人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為地主者

先悉薦翻文珩既死衆羣聚呼曰呼火故翻誰欲為節度使者弘

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

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舊書帝紀書是年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

從訓帥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為留後出
兵拒之蓋并趙文珣羅弘信姓名為一人敗補邁翻從訓收餘衆

保內黃 內黃漢縣時屬魏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
宋白曰魏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以陳留有外黃此為內

黃故縣城在今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

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 先悉薦翻牙兵既逐彥禎殺

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

謀性復貪暴 復扶又翻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

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 忤五故翻罕之屢求穀

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 厭於鹽翻河南不能給

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 九域志河南
東北至河陽

八十里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

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

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 粟匹妙翻啗徒濫翻至是悉其衆攻

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張全義尹河

置屯將以領屯兵屯兵即民兵也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河陽有南城北城中渾城

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

罕之奔澤州九域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求救於李克用 二月戊

戌朔日有食之既考異曰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二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

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豈有二帝徽號正同今從新紀止是昭宗尊號己

亥上疾復作復扶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

臣屬望屬之欲翻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

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考異曰唐年補錄僖宗御樓

後疾復暴崩楊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大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

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

王今從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帝兄弟

舊紀資治通鑑 二百五十七 唐紀 僖宗惠聖皇帝 二十 中華書局聚

早薨見王六
人居六王宅

入居少陽院

少詩
照翻

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

上崩于靈符殿

年二
遺制

太弟傑更名敏

更工
衡翻

以韋昭

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

喜許
記翻

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

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人心厭亂思治
承僖宗之後見

昭宗之初政意
其足以有為也

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

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

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

從訓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珍傳曰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
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度河

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据薛史紀傳
皆云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

自白

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

元豐九域志檀州有臨河
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魏

縣有李固鎮薛史晉紀鄴西有
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

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

其將周儒等十人

敗補
邁翻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

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

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

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質音致王建攻

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

患西川統益彭蜀漢嘉眉中簡資雅黎茂十二州被皮義翻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

王氏曰恭憲皇后 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考異曰實錄儒陷

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据舊紀云四月壬午朔新紀云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

月今從舊紀紀年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

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朱全忠

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

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温温縣屬孟

州孟州治河陽九域志温在河陽東七十里帥讀曰率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

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斷都管翻行戶剛翻太行路在河陽北河東兵之歸路也康

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

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

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朱全忠至此又併有洛孟矣全忠每出戰全

義主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

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頎渠希翻身還澤州專以寇

鈔為事鈔楚交翻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

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令力正翻長知兩翻河中

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

近其斬翻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樂從訓移軍

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

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呼好

翻到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歸

州刺史郭禹擊荆南逐王建肇王建肇去年據荆南建肇奔黔州

詔以禹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

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昭宗

天復三年成納為淮南將李神福所敗而死所謂晚年殆此時也治直吏翻時藩鎮各務兵力相

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

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秦宗

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

之朝廷以禹為荆南節度使建肇為武泰節度使黔州

武泰軍禹奏復姓名為成納禹奏姓名事見上卷光啓元年加李克用兼

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

荆南荆南時為成納所奪且度秦宗權必敗度徒洛翻壬寅舉山南東

道來降中和四年秦宗權遣趙德諲據襄陽至是來降降戶江翻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

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諲

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

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

蔡州之南舊書帝紀云蔡州行營奏大破賊於龍陂遂進兵以逼賊城克北關門宗權屯

守中州中州蔡州中城也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音環

宦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陳敬瑄方

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言敬瑄前此常輸貢賦中困於兵以致斷絕王建因以為敬瑄罪而間之

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棊毋諫以為

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

本邛渠容翻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

則衆心易離易以歧翻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

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帥所類翻乃使庠草表請討

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

瑄宅鎮以靖兩川王建於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為之不安初黃巢之

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事見一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時事出倉

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礮石

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藩蒲官翻趣讀曰促王曰足痛幸軍容

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扶丑栗翻

擊也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

不奉詔令孜倚陳敬瑄不肯離西川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

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

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

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

陽安仁費師勲等武德二年分臨邛依政置安仁縣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十八里費父沸翻勲巨斤

翻所在擁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

說之說式芮翻皆帥眾附於建帥讀曰率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復扶

又翻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秋

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升鳳

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為

節度使同平章事

僖宗中和二年以興鳳二州置感義軍楊晟為節度使以守散關未及立軍府晟既敗走

不再除帥今始立軍府於鳳州就除滿存為節度使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

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楊行密

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

久

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

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鏗新得宣州

年去

趙鏗得宣州鏗戶牖翻

怙亂殘暴眾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

州孫端上元張雄

說式芮翻

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

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

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二里銅陵縣有銅官渚

破鏗

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傳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

九域

志無為軍無為縣有糝澤鎮今江行自糝潭口東過泥汜口又東過柵江口帥讀曰率下同糝桑感翻

孫端張雄為

趙鏗所敗

馮翻

鏗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

宣州當塗

縣西南有曷山其東則東梁山

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

趨七喻翻

堅壁自守

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

等大敗遂圍宣州鏗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武德

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九域志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二十

五里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九華山在池州

青陽縣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峯有如蓮華改曰九華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

置使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

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

瓚之官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錢鏐遣其從弟鉢將

兵攻徐約于蘇州鉢音求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

不聽前徐兵時溥之兵也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遼州本漢上艾沽二縣之

地晉置樂平郡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曰箕州先李克修邀擊

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

資治通鑑二百五十七唐紀傳宗惠聖皇帝 二十四中華書局聚

于靖陵

靖陵在京北奉天縣東北十里

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

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治直之翻

十一月時溥

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

薛居正五代史朱珍攻豐下之時溥以全師會戰豐南吳康里

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

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

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去年宗權為全忠所敗奔許州王蘊蓋全忠所命也

十二月

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

折而設翻

降於全忠全

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

鳳

見上卷光啓二年

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

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

楊晟故神策指揮使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

新繁以救之

新繁漢繁縣蜀後主加新字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

熙十年涼州胡率眾降禪居之繁縣移戶於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改

丁亥以韋昭度為

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
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
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
子削陳敬瑄官爵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

州

按新書楊守亮時帥山南西道守厚爲綿
州刺史無亦楊守亮遣守厚陷夔州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四

起屠維作噩盡重
光大淵獻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諱傑懿宗第七子及
即位改名敏又改名

暉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唐年
補錄曰正月癸

巳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
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
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章昭度為東都留守按
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

以翰林學

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沐將龐師古

拔宿遷軍于呂梁

九域志徐州彭城縣有呂梁洪鎮

時溥逆戰大敗還

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

璠

袁翻

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為帥汴將李璠知之斬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雖

納款於太祖欲自獻於長安以邀鹿鉞及姦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

以接取其柄為其將郭璠所殺繫宗權送于太祖即璠為留後太

祖遣都統判官章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充二

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兼領滄充二鎮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

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滄充邪若為滄充二帥求之則充帥朱瑾

乃其仇讎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

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

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

叢而實錄云李璠誤也李璠乃檻送宗權者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

以璠為淮西留後朱全忠又并淮西以連襄鄧其勢愈盛矣戊申王建大破

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

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儀鳳二年分九隴維什邽三縣置濛陽縣屬彭

州九域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濛江之北故曰濛陽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

京師斬于獨柳

考異曰舊紀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

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
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己丑始伏
誅故但云二月京兆尹孫揆監刑監古衙翻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

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

笑揆遜之族孫也孫遜仕至刑部侍郎揆五世從孫也三月加朱全忠

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考異曰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

東平今從實錄止加中書令據考異則進爵東平郡王六字合汰然按舊書帝紀光啓元年封全忠沛郡王此時雖未進爵東平固已

封王矣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

誣中書令僖宗中和二年以蔡州為奉國軍命秦宗權為節度使文德元年以襄州為忠義軍命趙德誣為節度使宗權

既亡未嘗以奉國節授人趙德誣亦未嘗兼奉國節當改奉國為忠義加蔡州節度使趙彜同

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理所忠武本治許州趙彜陳人也又

守陳有功因徙治所於陳彜昌牛翻會彜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

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彜薨幾居豈翻考異曰

薛居正五代史趙彜傳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彜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

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為
理所讐一日念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
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讐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昶為本州刺
史俄而讐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
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
入蔡境蔡賊雖眾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讐為忠
武節度使下云昶為節度使時

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讐傳 丙申錢鉞拔蘇州去年冬錢鉞攻蘇州

事見上卷徐約亡入海而死光啓三年徐約據蘇州今走死錢鏐以海昌都將

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陝失冉翻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

及代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

立六月拔磁洛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漑袁奉韜將兵

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

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

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州弟攝洛州
刺史遷素得士心眾奉之為留後考異曰實錄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

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鎮救援其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漑出戰為罕之所擒漑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立其弟遷求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鎔遣克用書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為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漑袁奉韜盡率其眾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漑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陣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洛州刺史遷素得士心眾乃推為留後求援於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洛州乃擒馬漑實錄云漑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漑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洛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洛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洛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間古竟翻為孟遷執王虔裕降河東張本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

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鏗鏗將奔廣陵田頽追擒

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幾居豈翻行密入宣州諸將

爭取金帛徐温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餓者温胸山人

也困去倫翻倉圓曰困食祥吏鏗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

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塘郡隋廢

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宿松縣漢元始中為松滋縣屬鏗既

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鏗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

妻七細翻李德誠自此遂委質於楊氏海德誠西華人也行密

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朝直遙翻朱全忠

與趙鏗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

首以遺之遺唯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

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折而吾好寬而

襲每勸我以殺好呼此其所以不壽與與讀孫儒遣兵

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降戶江翻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

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

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

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之珍唐賓交惡久矣乘遣怒殺之不復顧慮

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

怒倉猝處置違宜處昌呂翻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

之從千容翻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以敬翔為左司馬逮夜而後言則全忠雖怒而未能發其暴全忠果大驚

翔因為畫策為于為翻下為之同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

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

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敬翔為全忠謀取朱珍猶用前計

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

乃退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為全忠用乎霍存等為之請弗思爾矣為于偽翻丁未至蕭縣以

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

壁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

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為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

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

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 為王師範殺張蟾張本 以給事中杜

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

指揮使 沈粲制其兵權杜孺休直寄坐耳 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頔

等攻常州 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 十一月上改名曄 上將祀

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襪

笏 袷袷桂翻衣裾分也襪音闌即今之袍也下施橫幅因謂之襪新志曰唐初士人以棠芋襪衫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

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

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襪袖標襪為士人上服間齡者為缺齡

衫庶人服之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

下加襪緋紫皆視其品從才用翻 法服謂冕服劍佩也 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當丁浪翻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

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考異曰按田令致楊復恭雖威權震主官不過金

吾衛上將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法服也

己酉祀圓丘赦

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

援立見上卷上年

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

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

至太極殿

太極殿西內前殿也

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

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

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

矍居縛翻造七到翻多

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

楊復恭以

假子守立為天威軍使守信為玉山軍使守貞為龍劍節度守忠為武定節度守厚為綿州刺史其餘假子為州刺史者甚眾號外宅郎

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

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

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

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

勇冠六軍冠古玩翻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

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賢見

遍翻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屯營各有門

晨夕啓閉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

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期讀曰暮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

僚孔緯判不集判臺申不使集百官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

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長知兩翻故有班見相公職

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

復言復扶又翻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

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史言孔緯

相唐欲振紀綱惜制於時不得行其志耳田頽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

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

戍常州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擊

孫儒 宋僑置樓煩縣於汝陰郡界後魏以縣為下蔡郡治所後齊廢郡隋改為潁上縣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趨

七喻 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

行能於廣都 敗補蕩翻 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

申行章請降於建 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

午逐田頽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

逐成及取潤州 成及為錢錫守潤州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

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

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 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

成都 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

光武弘孝皇帝改元 上時掌翻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

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 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磁洛三州至是而

亡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資治通鑑二百五十八唐紀昭宗聖穆皇帝六中華書局聚

居正五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洛磁

三州歸于我執朱温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無月太祖紀年

錄又曰太祖徙孟遷于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為邢洛團練使薛史孟

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今

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

攜貳遷乃繫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

兗鄆也王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洛團練使 壬寅王建

攻邕州 邕渠容翻 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

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

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

治直之翻 遂帥所部出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

曰王宗儒 更工衡翻 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邕

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 復攻陳敬瑄也 琳許州人也陳敬瑄

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 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置犀浦縣郫漢古縣唐並屬成

都府九域志郫縣在府西四十五里 發城中民戶一丁 不計其家丁數多少一戶則發一丁 晝則

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 重直龍翻史炤曰古史考烏曹作磚 夜則登城擊

析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閶門

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

嵩降於建員音云又音運姓也建以有遷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

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

高郵降下者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

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

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

亭九域志秦州興化縣有陵亭鎮師古兵敗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楊行密遣

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

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頽敗劉建鋒於

武進去年孫儒使劉建鋒據常潤晉分曲阿縣置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隋廢唐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

青城鎮 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

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

邢洛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中竹仲翻 考異曰寶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

金俊率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据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

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

云執獻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

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

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

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諾而答之諾古候翻克修慙憤成

疾三月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

右徵賂於克脩旬日間費數十萬尚以為供張不豐摘其事答克脩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憤取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

以伐邢洛及班師因撫封於上黨按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為之聲援去

十月先還罕之存孝猶圍邢州故正月孟遷降也 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

昭義留後為潞州叛 克用張本 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

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

時溥去年朱全忠取宿州朱全忠帥諸軍討之帥讀溥出兵掠碭

山碭徒郎翻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

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郗象梁太祖實錄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按長厥乙卯四月晦日實錄誤

也 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

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

殺之任音壬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鉢時橋翻丙寅嘉州刺

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夔道士豪文武堅執戎州

刺史謝承恩降于建夔道故夔侯國漢立縣為犍為郡治所梁置戎州夔蒲北翻赫連

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乘其不利也朱全忠亦上言克

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汴滑孟三鎮時皆屬

全忠帥讀日率與河北二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龍李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弘信乞

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帥所類翻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見事

二百五十四卷 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更工衡

復宗廣明元年 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襄王煜之亂田令致往

附令致事見 恭再 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考異曰舊傳再幸

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特恩

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為宰

相判度支据舊紀實錄新紀表濬自光啓三年九月拜平章 濬亦

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

河中也見二百五十五卷僖 濬為都統判官王鐸為都統

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

無實用好呼 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

今治亂從千 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

言中則制於宦官 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

外則制於方鎮 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

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

臺四品以上議之

三省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也四品以上尚書左右丞丞及六部侍郎門下中書省自左右

諫議以上御史臺自中丞以上皆四品也

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

亦以為不可

杜讓能劉崇望二相也

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

宰相

主兵則外廷之勢重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

謂

啓二年事見二百五十六卷

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

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

河南獨朱全忠河北獨李匡威請討克用耳餘皆不欲也

此

千載一時

載子亥翻

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

不取後悔無及

考異曰舊濬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

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濬為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常以虛誕

誘太祖太祖薄其為人及聞濬入中書太祖常私於詔使曰張公傾

覆之士先帝知其為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濬知之

陰銜太祖按濬自僞宗時為宰相紀誤

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

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

資治通鑑 二百五十八 唐紀 昭宗聖穆皇帝 九 中華書局聚

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謂破黃巢復京城也

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

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

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

以二相言叶僊俛從之斷丁亂翻僊民尹翻僊俛勉疆不得已之意曰茲事今

付卿二人無貽朕羞觀帝此言亦知河東之不可伐矣五月詔削奪克

用官爵屬籍克用賜姓故編之屬籍注已見前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

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

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

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

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喪息浪翻欲為

英武之舉橫挑疆寇挑徒了翻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

沛音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牛僧孺文宗大和中為相李

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

樂音洛

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

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

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

年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

為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

從才用翻其後孟知祥見任於莊宗亦遷之兄子也

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

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

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

霸部送晉陽至銅鞮

銅鞮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四十五里校戶教翻鞮丁奚翻

霸招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

沁水漢縣名唐之沁水後魏秦寧郡地也

北齊廢郡為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二百里

眾已三千人李元審

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

考異曰元審與霸同部送後院將霸所以能獨叛而元審所以得不死

者蓋後院將有叛有不叛者叛者從霸不叛者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此段考異疑有闕文

庚子克恭就

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帥讀攻而焚之

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

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

潞自為留後考異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

請河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充留後戊辰李克用

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斫營突入上黨以壯潞人之心薛

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按克用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

戰傷收軍於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

州縣將安居受引兵攻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為留後

居受遣人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為

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衆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汴武皇

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末見聞錄曰五月十七日昭

義狀申軍變殺節使當日點汾州五縣土團將士赴昭義二十三日

帥讀

日率

日率

攻而焚之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帥讀

日率

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

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

五萬人發京師帥讀曰率下同上御安喜樓餞之安喜樓安

喜門樓也按楊復恭之亂上御安喜門劉崇望謂禁軍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竊意安喜門即朱雀街東之安上門也濬屏

左右言於上曰屏必正翻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

除內患為于偽翻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

樂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即瀋坡樂音洛坂音反復恭屬濬酒屬之欲翻濬辭以醉

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

方見作態耳未能成事而先為大言此張濬之疎也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

李罕之官爵以附李克用也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

招討副使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

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

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一百一十六里簡州北至成都百五十里雅州與

邛州接壤相去二百七十里王建圖邛州以爲根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雅州降之

孫儒求好於朱

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

復爲仇敵好呼到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光啓末德州刺州盧彥威逐

義昌節度使楊全孜自稱留後

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元年攻莫杯翻

求

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爲之

請爲于僞翻

乃以彥威爲義昌節度使

張濬會宣武鎮

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難乃日翻

更命義

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節度使

按方

鎮表全忠以父名誠請改義成曰宣義更工衡翻

全忠以方有事徐楊徵兵遣戍

殊爲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爲節度使從之然兵

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爲統軍竟

以全忠爲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

領淮南見上卷僖宗光啓三年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

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

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按君立時
團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
朱全忠遣驍將葛

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九城志壺關西至潞

州二十五里宋白曰壺關縣以山形似壺古於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入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為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

崇節為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

會張宗厚等為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

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

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

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考異曰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

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讜

引軍趨澤潞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裔遂班師按讜

等初圍澤州時語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季筠

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

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趣

潞州趣七喻翻八月乙丑揆發晉州九域志自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李存

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長子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

十五里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眾而行凡節度使其行前建牙旗杖所賜節

褒衣大袖博裾之衣大蓋即今之清涼織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

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

械揆及歸範紆以素練紆充夜翻維繫之也徇於潞州城下曰朝

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韓歸範銜天子之命故謂之天

使帥所類翻使疏吏翻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紆以

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

使誘音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分扶問翻豈能伏

事鎮使邪節度使任居方鎮孫揆鄙薄之呼為鎮使復扶又翻克用怒命以鋸鋸之

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

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 去年朝廷命杜孺休刺蘇州 錢鏐密使沈粲

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歸杭州鏐欲歸罪

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 王建退屯漢州 自成都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箠楚

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 箠止樂翻占之瞻翻無其財而

自占為有謂之虛占 咸不聊生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 為汴兵所圍也

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

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

恃河東輕絕當道 當道猶云本道汴軍自謂也 今張相公圍太原葛

僕射入潞府 張相公謂張濟葛僕射謂葛從周 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

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

寨呼曰 呼火故翻 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

卒可令肥者出鬪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

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眾遁去存孝罕之

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

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復扶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

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撓奴斬李讜李

重胤而還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胤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

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二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

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帥眾棄城而遁唐末見聞錄閏

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滅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中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薛居正

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

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以徇遂班師焉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

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眾棄潞州歸按

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

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謙等趣澤潞既敗而從周等棄潞來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謙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猶云葛司空入潞府乎蓋實錄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采諸書

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

異曰考

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親軍出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鴈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實錄閏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戰於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末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鹿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

日大捷有勝曉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齋榜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今但繫此月不

書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新志河東道有武州領文德縣闕其建置之年及

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

自詫勇略翻誇也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

賊喜許記翻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楊行密以

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

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考異曰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

越備史在閏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

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

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

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

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時

命以邛州建永平軍王建為節度使是年正月建攻邛州至是克之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

蜀雅九域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獠魯皓翻冬十月癸未朔建引

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鉞舉城降建律翻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朱全忠既領宣義節遂如滑州視事遣

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

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加

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

章事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

志勤李承嗣將騎二千營于洪洞洪洞漢楊縣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

嶺為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里又北一百九十五里至汾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

趙城義寧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因謂之趙城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五里宋白曰史記周

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注云在河東永安縣余按宋白既以趙城為造父所封之地此又引史記注何所折衷哉鎮國節度

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

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難乃日翻河東

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

近三千人近其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

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

自是不敢復出復扶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域志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

里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

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

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李存孝雖悍猶不敢攻執宰相犯獵禁兵分尚存故也濬建自

含口遁去水經注洸水源自河東聞喜縣清襄山其水東逕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含口又西合于涑水即含山之口也

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

範歸朝韓歸範與孫揆俱擒李克用遣之歸朝附表訟寃考異曰實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隰

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破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

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

以沐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鄰

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濬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為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濬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濬由含山路逃遁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捉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濬榜一道內稱詔討處置使兼錄到詔白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欲會兵討問云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頗貢章表克用與朱攷同立襄王以為大逆其朱攷以下並已誅鋤克用時最為魁首據其罪狀請舉天兵臣率師關東掎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為都統授崔胤為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稱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為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貶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

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據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當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之旁下濕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為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崔胤為河中節度尤為疎繆自餘諸書參取之言

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助翦黃巢黜襄王存易

定執宜國昌克用二代歷武宣懿僖四朝破龐助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翦黃巢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四年黜

襄王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存易定見光啓元年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日冠古玩

翻 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

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拓跋思恭取鄜延以授其弟思孝朱全忠之

侵徐鄆謂朱全忠攻時溥於徐攻朱瑄於鄆事並見上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

無辭且朝廷當陞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陸余廉翻

又丁念翻臨危曰陸危譽音余稱譽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

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

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

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

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

然方且輕騎叩闈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展坐

展隱豈翻記天子負展南面而立展畫斧屏風也設之戶牖間坐徂臥翻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

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司敗即司寇之官表至濬已敗朝廷

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棧以濟河

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為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

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為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自含山踰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溢無舟楫建壞民廬舍為

木壘數百度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濬建走終言之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

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

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

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鄆夏之

兵會之

華戶化翻野當作鄭詳見辯誤

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

幽李匡威雲赫連鐸

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復從扶又

翻史言張濬志節可憐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殺李友

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

密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行密襲據揚州稱留後北通時溥儒

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禦備力竭率眾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為差誤國朝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据昭

遠所記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改為廬州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文敘今按吳錄太祖紀

及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彥畢師鐸出走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

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鏗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斬儒復歸揚州且龍

紀元年孫儒方彊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揚州踰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

扞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 安仁義等聞

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

傳道守潤州

楊行密遣安仁義破錢鏐之兵而取常蘇潤孫儒又從而奪之民之死於兵者不知其幾矣

辛

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

黎陽漢古縣唐屬衛

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隋分黎陽縣置臨河縣唐屬相州
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

衛漢朝歌縣約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
改曰衛縣唐屬衛州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淇門鎮
朱全忠自以

大軍繼之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為刺史

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 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啓二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為

昇州授雄刺史吳錄馮弘鐸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弘鐸為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

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

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

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荆

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為鄂岳觀察使

二一人罷相以晉絳喪師也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

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

慎由從子 崔慎由相宣宗從才用翻彥若商之子也 徐商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二年

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長樂坡即長樂坂斬其旌節資

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復扶又翻張

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温

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

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竊謂克用

此表楊復恭密教之也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

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範

還朝因上表訴窳言賊臣張濬依倚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一月按是年昭度

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

轉戰而南田頽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

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東溪在宣城東今謂之宛溪行密

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

人屯溪西溪西即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

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溧水漢溧陽縣隋分置溧水縣時屬昇州

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

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帥讀曰田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

再貶張濬繡州司戶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

陳敬瑄三年不能克文德元年遣昭度討西川至是三年矣饋運不繼朝議

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己未詔王

建罷兵不受命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己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令顧彥朗王

建各帥衆歸鎮使顧彥朗歸梓州王建歸邛州王師範遣都指揮使

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

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駉駉語駉翻癡愚也不堪重任願得

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

備少詩照翻師範密謂小校安仁劉鄩曰安仁漢縣古根牟國唐屬密州九域

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校戶教翻翻徐心翻 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

師範伏甲而享之鄴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

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

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鄴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

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好呼到翻每本縣令到

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

持令坐於聽事客將土唱導儀贊賓客漢晉鈴下威儀之職將即亮翻令力丁翻聽讀曰廳自稱

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

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云父之所樹子不敢不恭敬張

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

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為于偽翻朝廷不得已並聽自

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邢洛節度使安知

建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既死李克用以安知建代鎮邢洛李克用表以李存孝

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建

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

伏兵河上斬之薛史安知建奔青州自棗州沂河歸朝朱瑄邀斬之河上帥讀曰率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見賢遍翻東行

入太微長十丈餘亮翻甲申赦天下 成都城中乏

食棄兒滿路父子不能相贍至於棄之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

邏者得之邏郎佐翻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

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

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

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

錢餓殍狼籍深式禁翻量音良殍被表翻軍民疆弱相陵將吏斬之

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斷都管翻劈普壁翻死者

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

墮巨

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

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

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

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

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

克而有之

朝直遙翻

建表請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

稱

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

願畢命

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

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

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癢耳

癢與癬同音息淺翻

當以日

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

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

韋昭度攻成都置行府以治事鬻力充翻

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

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三使節度使招撫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

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跪而

奉觴也昭度甫出劍門劍門諸葛亮立關唐聖曆二年分普安永歸陰平置劍門縣屬劍州九域志在州東

北五十五里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復扶昭度至京師除

東都留守考異曰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

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已除留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便應釋兵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彊留諸軍亦安肯稟服王建亦何必更

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籌之舊傳建脅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

亦同蓋今年二月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既而為建所脅授兵東歸

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王建為都

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令彥朗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

彥朗得此詔必亦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駱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攻成都也建急攻成

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環音有狗屠王鷄鷄亦肖翻請詐

得罪亡入城說之說式茂翻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鷄入見

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

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為于偽翻由是敬瑄

等懈於守備懈古隘翻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

渥詐降以規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

歸復扶又翻又如字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

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從才用翻更工衡翻以武安節度使

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方鎮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為欽化軍節度光啓元年改武安軍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北河之上進敗補邁翻

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

孫儒于黃池九域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

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楊州使其

將康晔據和州晔于放翻安景思據滁州和滁相去一百五十里丙

午立皇子祐為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

滁康晁降

降戶江翻

安景思走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

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

赫連鐸本吐谷渾酋長開成中其父師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

州十五年至是而亡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按唐太祖紀年

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既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

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 既而歸於幽

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

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

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朱全忠之罪且曰俟平

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 數所具翻 於是悉焚揚州

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

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

饑民 揚州之民仇孫儒而德楊行密使孫儒不 泗州刺史張諫

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

密為張諫降
行密張本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

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

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元年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附于時溥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

沈約曰廣德縣疑吳所立劉昫曰廣德縣漢故障也

宋分宣州之廣德吳興之故障置綏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楊行

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

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帥讀曰率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

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

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

田令孜以彭州為威戎軍

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

老夫擲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

忘言令孜養建為假子也

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

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太師謂陳敬瑄復扶又翻

是夕令孜自攜西川

印節詣建營授之

舊書龍紀元年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遷陳敬瑄於雅州建自稱兵馬留後

復用田令孜為監軍記事既有不同而紀年前後復有兩年之差

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

復為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

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

與汝曹送日為之耳

先悉薦翻

壬寅敬瑄開門迎建

僖宗廣明元年

陳敬瑄鎮西川至是而亡

建署其將張勅為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

乃謂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

憂不富貴慎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勅護之矣彼幸

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

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勅執百餘人皆捶其胸而殺

之積尸於市眾莫敢犯故時人謂勅為張打胸

勅渠京翻

捶止

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於使

廳上馬牙司止之

使廳節度使廳事也牙司吏也掌使牙之事數所角翻上持掌翻

武怒曰

司徒許我送日為節度使上馬何為建密遣人刺殺

之刺七亦翻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

謂敬瑄曰三兄尊重敬瑄第三朝直遙翻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

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

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

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

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

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更其姓名以為假子更工

衡翻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史言王建所以能有蜀

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摠

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

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

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龍劍節度領龍劍利闡四州武

定節度領洋果階扶四州

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

為不可瓌怒詬之

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

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

是時以黔中節度為永泰軍黔中以南則羈縻諸蠻州矣未知黔南

節度置於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瓌特創置此鎮以授之邪惡烏路翻黔渠今翻

至吉柏津

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

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以名津據楊復恭傳王瓌取道與元至桔柏津

令山南西道節度使

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

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

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對不

肯行

愠於運翻怒也對直類翻怨也

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

上將軍致仕賜以九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

心張綰刺殺之

刺七亦翻

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

書令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

留後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癸

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

軍去年置永平節鎮於邛州以授王建建既得西川授以西川節而廢永平軍建志也建既得西川留心

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歧翻用人各盡其才謙

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據舊史楊復恭居第在昭化里近其斬翻假子守信為

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

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

策軍使李守信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眾拒戰家眾楊復

恭私所蓄養之人也帥讀曰率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

兵守含光門含光門皇城南面西來第一門也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

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

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

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走

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

第一門趣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永安都亦神策五十

四都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

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

復恭假子也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

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薛居正曰龍尾岡在臨城西北臨城本房子天

寶元年更名與元氏柏鄉皆屬趙州九域志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

三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電水攻柏

鄉按電水屬易州克用方攻鎮州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

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

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

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曹州天平節度使朱瑄巡屬也泰寧節度使

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唐末以宋州之單父碭山曹州之成武兗州之魚臺置單州九域志兗州

西南至單州一百八十里單州時屬朱全忠單音善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

千降於朱全忠帥讀日率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

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

州將劉弘鄂惡孫儒殘暴惡鳥路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

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

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

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

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

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嗣光審

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丈餘承旨陳匡用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

昭宗乳母名曰芥子自即位加夫人衆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

使胡弘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為

軍主與改姓名為楊守節主上每出畋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

儉巧趨附乞與主上為兒既而允從頗生驕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

令妻妾對於庭簷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主有無極之咎為臣懷通

室之非承醉奏云玉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郎略將宣示以慰平生

其白婆在側曰此寶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嫗才

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為大禍

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換入謝恩却出

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劍揮之諸王相次刺刃以為種醜按胡弘立卽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從者大譟而出從才用翻於是天威捧日登

封三都大掠永寧坊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暮乃定百官表

賀 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

州蘇州自此為錢氏所有復扶又翻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巨

百餘里重直用翻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以

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

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

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

弼救東川華戶化翻姓也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

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

守厚七砦砦與寨同音士賣翻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

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初李茂貞養

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

九域志均州西至金州七

里百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

方鎮表僖宗光啓元年置昭信防禦於金

州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鎮以戎昭為軍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

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新方鎮表光啓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始升昭

信軍防禦使為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

襲逆擊大破之

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

考異曰新表在乾

寧元年今從實錄

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

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

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

考異曰蔣文懌閩中實錄云

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閩書皆云范暉巖婿餘書

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